

#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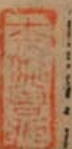
書名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  
 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輯，清 金人瑞、毛宗崗 批點，清 李漁  
 評閱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  
 編號 D8633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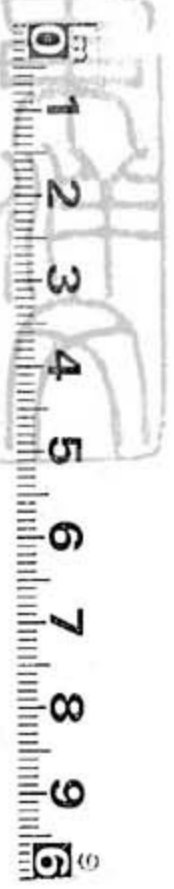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為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為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今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盟諸心非盟諸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神道設教。莫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



K 3936(9)



演義三國志

双紅堂  
小說  
8

所屬來此  
國前之殿  
後不在此

林  
哉  
書  
非

宮板大字全  
此世聖三國志卷之六三十四回止

吳門金聖歎

茂苑毛宗崗

新

湖上李笠翁評閱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前孫堅以三十騎輕出而至於死。今孫策以單騎輕出而至於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壽夢之所以卒於巢也。萬乘至重。壯者慮輕。堅與策之不得為帝王者。智伯之客只一。許貢之客有三。未知許貢之待此。

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讓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之事許貢其先亦如豫讓之曾事他人否也。及豫讓伏橋入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簡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鎗擗孫策皆以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爲尤快其人亦如豫讓爲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勸後世之爲人臣而忘其君者。孫策不信于神仙是亦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而孫策不然此其識見誠有大過人者其死也亦運數當絕適逢其會耳非于吉之能殺之也。世人不察以爲孫策死於于吉然則張角所云南華老仙授以太平要術亦將謂其有是事否。若于

吉能殺孫策何以南華老仙不能救張角乎。

孫策之怒非怒于吉怒士大夫之羣然拜之也。至今吳下風俗最好延僧禮道并信諸巫祝鬼神之事。蓋自昔日而已然矣。席間耳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實不可耐。孫策見之安得不怒乎。若于吉果係神仙殺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其索命者或孫策將亡別有妖孽托言必非于吉。正史但曰孫策爲許貢之客所刺傷重而殞並不載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父勸業以遺其子者矣。未有兄勸業以遺其弟者也。策無年而權有年策無嗣而權有嗣策也竭蹶而

取之權也。安坐而享之，所以然者何也？良由策之爲策，衝鋒陷陣，克敵之勇有餘，雅俗坐鎮，君人之度未足耳。孫策死而以帝業讓之孫權，亦猶劉繇死而以帝業讓之劉秀，策於舉事之初便夢光武，此其應已在孫權矣。

魯肅之濟周瑜是篤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舉魯肅是薦賢，不是酌惠。試觀魯肅初見孫權，數語與孔明隆中所見畧同人，但知其爲謹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爲誠實而不知其英敏，豈得爲知子敬者耶？人謂管仲不如鮑叔，以鮑叔能薦賢而管仲不能薦賢也。今周瑜薦魯肅，魯肅又薦諸葛瑾、張紘，亦薦顧

雍其轉相汲引如此。彼管仲於臨終時力短，實須無甯越等諸人而未嘗薦一賢，工以自代，然則如瑜如肅如紘者，賢於管仲遠矣。

使劉表截孫堅者，袁紹也。使曹仁婚孫匡者，曹操也。孫策欲結袁紹以拒曹操，則合者忽離，離者忽合。孫權又却袁紹而順曹操，則合者將離，而終合，離者將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捉摸，乃爾乎！前回正叙劉備脫離袁紹之事，後回將叙袁紹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夾叙夷狄如天外奇峰橫插入來，事既變，叙事之文亦變。三國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

勲盧江太守使虞翻馳檄豫章太守華歆投降後孫權使

昌先於此處伏筆王朗不降孫策而歸曹操華歆人品又在王朗之下自此

聲勢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

歎曰獅兒難與爭鋒也劉景升之兒如豚太遂以曹仁之

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曹操結婚孫策與袁術

留張紘在許昌伏筆孫策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

有襲許都之心呂與袁以絕婚而不睦孫與操於是吳羣

太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畧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小霸王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

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為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呂布獲着

書谷書孫策獲着許貢書是送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

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

耶命武士絞殺之孫曹之交貢家屬皆逃散借家屬視

家客三人欲為許貢報仇恨無其便此三客惜不一日孫

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

之曹操許田射鹿何其嚴整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

三箇人持鎗帶弓而立此豫讓伏橋策勒馬問曰汝等何

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欲行一人拈

鎗望策左腿便刺寫得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

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

面頰不是射鹿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

面頰知在射獅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

許貢家客

今先鹿

而倒能兒那二人舉鎗向孫策亂搥大叫曰我等是許貢

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即在家客口中說明省筆。三人

策別無器械只以弓拒之策以太史慈以一箭抵二鎗前後映射

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前周泰

孫權而被創今孫策以無人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

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為肉泥義

三客勝徐晃張遼華多矣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袍

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贊許家三客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

許客三人能死義

射獵山中受困危 殺身讓未為奇 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治不想華已往

中原去了華陀前醫一劑泰後醫關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

療其徒曰箭頭有藥毒已入骨須靜養百日方可無虞若

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先伏孫策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

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張紘有使者自許昌回策

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惟

有郭嘉不眠此在使者口中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者不敢

言策怒固問之使者只得從實告曰郭嘉曾對曹操言主

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

死於小人之手正與射獵受傷相仿嘉之料策不於夜間

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許昌遂不待瘡愈便欲

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今何因一時

句喫他

之忿自輕萬金之軀正話間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前卷

陳震此來策喚入問之震具言袁紹欲結東吳為外應

共攻曹操正中策大喜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

陳震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

可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于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

往拜之耳此時不即說明于神仙來策起身凭欄觀之見

一道人身披鶴氅手携藜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

而拜吳人風俗策怒曰是何妖人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

此人姓于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

無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瀆華陀是醫中之仙于

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擁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道

怎敢煽惑人心于吉曰貧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

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

卷皆治人疾病方術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貧道得之惟

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人毫釐之物不取人物則

同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

汝即黃巾張角之流張角事已隔二十餘今若不誅必為

後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

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猪狗俗呼

於獄中眾官俱散陳震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



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男子或有不信僧道者却又拘嬾人不過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我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縲縲此人多曾醫人疾病軍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眾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在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繫下獄策之激之也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拜求孫策乞保于神仙今有寫連名保狀為病人拜神仙而求保者矣策曰公等未有代神仙拜凡人而求保者也可發一笑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



百忙中又於張角之前遠引一故事張角用黃巾張津用紅巾張角是黃天當立張津是赤地當興矣兩下映射處趣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也呂範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前出祈雨句甚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於獄中取出于吉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卽沐浴更衣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前孫策欲拘囚于柳鎖今孫策命開其枷鎖則百姓觀者填街塞巷夾寫百于吉反取繩自縛映射成趣百姓觀者填街塞巷夾寫百好于吉謂眾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神仙不死死眾人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極似郭璞語既知氣數難逃便不作崇然則孫策之死安得謂是于吉作崇耶少頃孫策親至壇中下令若

無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是亦一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不即寫下兩妙有頓

三人來此則密雲策曰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不兩自我西郊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燄隨風起偏

此一折忽見黑煙一道冲上空空中一聲響曉雷電齊發大妙甚兩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足有三尺甘雨雨遇

之吉羣于吉仰卧於柴堆之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覓疑亡也太陽看他一時寫出風雲煙火雷於是眾官及百姓共將

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索再拜稱謝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惟命風又於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此時眾人不能羅拜孫策或

者皆眾人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爾等到矣何得如此惑亂若果能欲雨而雨欲晴而晴則亦可欲死

等皆欲從于吉造反耶眾官乃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晴雨安得吉一刀斬頭落地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只見一道青氣無定數

道青領投東北去了在東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以正妖道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能於既死

其屍何不先於未死之前遁去其身乎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欲殺守屍守屍

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却是于吉既往東策大怒正欲拔劔砍之忽然昏倒於地左右急救入

卧內半晌方甦吳太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屈殺神四字故招此禍策笑曰兒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

英雄出口  
不同

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正絕大禍。安得反為我禍？孫策明  
英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確是  
雄曰：今日吳下此風尤甚。若云作好事是將，策曰：吾命  
追薦神仙矣。豈有神仙而望人追薦者乎？好笑。策曰：吾命  
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何必禳耶？夫人料勸不信，乃自令  
左右暗修善事，禳解。娘人信鬼之事，慈母愛子之情。何  
為崇而神仙？是夜二更，策卧於內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  
反為崇乎？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床前。人之將死而鬼物為  
禍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既為陰鬼，何  
敢近我？取床頭劍擲之，忽然不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  
悶，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孫策事母至孝，豈有母謂策  
曰：聖人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

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今之信佛信仙者，偏會引孔子言汝屬

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設

玉清前不叙明至此，借汝可親往拜禱，自然安妥。策不敢

吳太夫人口中說出好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孫策不得已而從母命

佛者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謝。畢竟是忽香爐

中煙起不散，結成一座華蓋，上面端坐着于吉。種種與妖

必不策怒，唾罵之，走離殿宇。又見于吉立於殿門首，怒目

視策。種種與妖作怪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鬼否？左右皆

云：未見。策愈怒，拔佩劍望于吉擲去。一人中劍而倒，眾視

之，乃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被劍砍入腦袋，七竅流血

而死。小卒動手殺于吉，非小卒之意，策命扛出葬之。



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來種種與妖作怪策曰此觀亦

藏妖之所也直以玉清觀與逐坐於觀前命武士五百人

折毀之武士方上屋揭瓦却見于吉立於屋上飛瓦擲地

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策大怒傳令逐出

禁其折毀只得反助其揭瓦亦甚策策大怒傳令逐出

本觀道士放火烧燬殿宇火起處又見于吉立於火光之

中種種與妖作怪策怒歸府又見于吉

立於府門前種種與妖作怪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軍出

城外下寨傳喚眾將商議欲出兵助袁紹夾攻曹操忙中

陳震通好眾將俱曰主公玉體違和未可輕動且待平愈

一事妙甚策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

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於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種種

作怪神必不為此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

大夫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策形容憔悴

泣泣曰兒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

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

立於鏡中種種與妖作怪策拍

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於地日金瘡迸裂則孫策仍

于吉夫人令扶入卧內須臾甦醒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

也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卧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

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大可有為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

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

下爭衝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



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兒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魯人慎勿輕怠孫策可謂孝於父母友於

兄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儻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

問周瑜內事外事分得妙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此句補得妙

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眾共誅之骨肉為逆不得入祖墳安葬早為後文孫峻孫綝

伏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

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

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周郎之於孫策猶樊噲也此處將二喬點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此是

敘一筆為後文伏線後人有詩讚曰

當死切勿認作于吉有靈若于吉果能捉殺孫策則後文左慈何不捉殺曹操耶

獨戰東南地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靖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亦壯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

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眾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頤

大口碧眼紫髯曹操有黃鬚兒孫堅有紫鬚兒紫鬚勝黃鬚多矣昔漢使劉琬入

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

秀達然皆祿祚不永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乃大貴

之表又享高壽眾皆不及也百忙中忽補叙劉琬善且識相是閒筆却又緊筆

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  
 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  
 禦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  
 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看他補叙處當下周瑜哭拜於孫  
 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  
 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  
 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孫策不能面囑周瑜而特自囑其妻以轉囑其妻之妹周瑜亦不能面見孫策而但聞其母與弟述策瑜頓首曰願以肝  
 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  
 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為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  
 之人為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此况遺言內事托子佈

魯肅  
 為先

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  
 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才如周郎而能推賢權讓能是其大過人處  
 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周瑜始薦張昭于孫  
 策今又薦魯肅于孫權此人胸懷韜略腹隱機謀早年喪  
 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為居巢長之  
 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  
 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孝親篤友輕財好施此等  
 人豈易干富翁中求之能孝親篤友則必能平生好擊  
 劍騎射寓居阿曲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  
 往巢湖投鄭寶肅尚躊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權大  
 即命周瑜往聘瑜奉命親往見肅叙禮畢具道孫權相慕

言之甚切

之意。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馬援舍愧器而從光武，魯肅亦當舍鄭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實而從生權。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實而從生權。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眾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至晚，同榻抵足而卧。極似李鄴侯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君將何以教我？肅曰：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許貢以孫策其驍勇魯肅以曹操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漢室此項羽是言其跋扈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今乘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天大勢已了然胸中其權聞言大喜披衣起謝次日厚賜魯肅并將衣服幃帳等物賜肅之母君能推其孝以及臣則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君能孝則亦孝臣能孝則所薦之人亦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琅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為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袁紹。了前案。孫策本欲通而絕紹，機謀轉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變條忽不同御史張紘諫曰：用張紘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

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

權爲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卽令張紘爲會稽都尉，賈印行江東。後文曹操獨留華歆而此處不留張紘者，孫權大喜以紘之兄弟久事東吳終不爲噪用耳。又得張紘回吳，卽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嘆，乃中郎蔡邕之徒。又是一孝子之徒，顧公在座使人不樂其其爲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人之嚴權以爲丞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正可知。心且說陳震回見袁紹，且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爲將軍，結爲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江南兵革方休息，冀北于戈又復興。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劫烏巢孟德燒糧。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當曹操攻劉備之時，袁紹又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是再失也。迨呂布已滅，劉備已敗，然後爭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不可以取勝。而紹又不爲是。三失也。旣已失之於始，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之所以知其必敗耳。項羽與高帝約割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張良。



勸之勿歸。楚漢之勝負未可知也。今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而操以乏糧而欲歸，若非荀彧勸之勿歸，袁曹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至此，正是大關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只在一着而已。

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仍疑，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韓猛之糧不疑其誘敵，許攸之來不疑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見曹操致荀彧之書，則疑其虛，見審配罪許攸之書，則信其實，聽許攸襲許都之語，則疑其詐，聽郭圖讚張郃之語，則信其真。

所以敗也。一敗於白馬而顏良死，再敗於延津而文醜亡，猶小敗耳。至三敗而七十萬大軍止存八百餘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說，不於此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爲重。然於己之糧有棄之者矣，於人之糧亦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亂；敵亂則我勝，我勝則糧仍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不焚則糧爲敵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糧實，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可劫則劫之，劫之而我因糧於敵，是敵糧皆我糧也。不可劫則焚之，劫之不盡則我小受其利，而敵未必



大損焚之則敵之大損。即我之大利。是焚勝於劫也。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奇不能取勝。故高帝有給漢糧之蕭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曹操有能應糧之荀彧。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

高帝踞床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爲傲慢。以挫其氣。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許攸。是過爲慙懃。以悅其心。一則善駕馭。一則善結納。其術不同。而其能用人則同也。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於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靖衆疑。是忍之於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襲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襲鄴郡。并取黎陽乎。故許攸之獻計。袁紹是欲以實計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荀攸之獻計。曹操是欲以虛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之。此兵家虛實實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可作五經七書讀。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入漢。許攸張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驅之歸曹。良可歎也。其驅之不動者。在楚。唯有范增在袁。惟有沮授而已。嗚呼。如增如授。能有幾人哉。

却說袁紹與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已罷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

書諫曰。今日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

田豐第一次請緩戰第二次請急戰今第三第四次皆請勿戰確有斟酌逢紀諧曰。主公興仁

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紹曰。怒欲斬田豐。沒主意

眾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若破了曹操則未必殺正

與後文反照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

寨。柵沮授曰。我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

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

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知彼知我此即賈詡勸

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回日必斬之。汝安敢又如此。叱

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治罪。

田豐意在不一戰沮授意在緩戰不一戰但可免敗於是下令

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路九十餘里。細作

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眾謀士

商議。荀攸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

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

所見與沮授同此用而被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軍

將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弩手一萬

伏於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砲响齊發。三通鼓

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垂帶。立馬陣前。左右擺列着張郃

高覽。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嚴。整曹陣上門

旗。開處曹操出馬。詐褚張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後

擁衛。前為軍人交戰。俱未親身。曹操以鞭指袁紹曰。若於

三國志卷六

出語正大  
光明回語  
亦光明正  
大

天子之前保奏你為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惡罪彌天甚於董卓乃反誣人造反即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只此七字抵得一篇陳琳檄文操怒使張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為後收用張郃伏筆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鎗接住四員將捉對見斯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軍齊衝被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教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車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袁軍慣以前取勝此北人長技也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

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苦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亦是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鈇土槍盡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在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櫓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前之箭自北而南今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吶喊而笑吶喊與笑相連此曹操見軍慌亂集眾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以石禦箭妙計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着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砲石飛空在上亂

好計

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自  
上而下則謂之雨石自下而上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  
則謂之雷雨從天降雷自地起  
 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鈎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  
 為掘子軍。霹靂車是震家厲掘子軍又是明入地矣曹兵望見袁軍於山後掘  
 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攻明  
 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不能自上而下  
 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遠營掘長塹則彼伏道無用也。在  
山上禦之以石兵在地操連夜差軍掘塹袁軍掘伏道到  
中禦之以水計更妙塹邊果不能入空費軍力。却說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  
 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  
 未決乃在官渡以

書更曰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  
 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  
 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  
 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  
 公今晝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  
 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此時進  
則勝退則敗

文若一書  
關係非少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効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  
 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徐  
 晃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軍韓猛運糧至軍前

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攸曰韓勇  
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  
草絡軍自亂我軍缺糧則必斷敵糧自是兵家要着操曰誰人可往攸曰卽  
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將帶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  
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  
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  
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此是  
次燒糧小韓猛抵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  
試其端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來糧草被  
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恰欲  
交鋒背後許褚張遼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



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  
營爲犄角之勢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  
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爲重不可不用心隄防鳥巢  
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韓猛所運是行糧鳥巢所積  
糧之大者因失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  
小故思防大草休教缺之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  
將睦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引二萬人馬守鳥巢那  
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旣至鳥巢終日與諸將聚  
飲楚國子反以飲酒誤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  
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賈書  
而往行不上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袁家細  
作爲徐

好酒之人  
如何當得  
重任

見所獲曹家使者為許攸所獲正復相似那許攸字子遠  
乃操能用晃而紹不能用攸為之一歎先叙明許  
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却在袁紹處為謀士俟來歷

當下搜得使者所賈曹操催糧書信逕來見紹曰曹操屯

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

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

機會兩路擊之此計若行操無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

乃誘敵之計也與呂布不用陳官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

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醒書荀彧若

操審配致書於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

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入已今已收

其子姪下獄矣因運糧便借錢糧事尋出罪案紹見書大

怒曰濫行匹夫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善用人者使貪

行其計自是可用獨不聞陳平有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

受他財賄為他作奸細啜賺吾軍耳此疑所不當疑本當

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

仰天嘆曰忠言逆耳豎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審配之

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此處不即寫

妙曲折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

為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投操之計

右寫得曲折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逕投曹操後

人有詩嘆曰

本初豪氣蓋中華

官渡相持枉嘆嗟

若使許攸謀見用

山河爭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寨，伏路軍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交，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荀彧所謂眉在自然，與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携手其入，操先拜於地。看老奸何等慇懃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袁紹怒罵之，而曹操敬禮之攸曰：「某不能擇主，掘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欲求破紹之計，故乃先說明破謀

之詩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問得操曰：「可支一年。」誕得攸笑曰：「恐未必。」妙操曰：「有半年耳。」漸減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又勢至此操挽留曰：「子遠勿真，尚容實計。」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既云實計，仍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妙又冷

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却又道朋遂附耳低言曰：「作好做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曹操口中漸漸減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大聲說攸曰：「此書何人所寫？」摹寫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先問糧然後出書，先出書然後說得書緣故，亦作兩番跌頓操執其手曰：「

之曰：此書何人所寫？

之事相告



遠既念舊交而來願即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

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與荀彧書中攸有一

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不戰自破明公還肯聽否

妙在不自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

巢今撥淳于瓊守把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

蔣奇領兵到彼獲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

將自亂矣燒韓猛所運之糧不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

中留許攸於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

巢劫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

恐許攸有詐以張遼觀出曹操之知操曰不然許攸此來

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攸之計是

坐而待困也善於料人

破於寨正所且吾亦欲劫寨久矣又為後今劫糧之舉計

在必行君請勿疑遼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將欲劫人

劫我亦是操笑曰吾已籌之熟矣便教荀攸賈詡曹洪同

許攸守大寨同許攸守寨夏侯惇領一軍伏於左

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

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居者分左右行共五千人

馬盡打着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啣枚馬勒口黃

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此開筆且說沮授

被袁紹拘禁在禁中是夜因見眾星朗列乃命監者引出

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正欲叙

忽叙沮授大驚曰禍將至矣遂連夜求見袁紹時紹已醉  
觀星奇妙  
卧聽說沮授有密事啟報喚入問之授曰適觀天象見太  
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牛斗之分恐有賊兵劫掠  
之害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問  
道山路巡哨免為曹操所筭前若用許攸之言則紹可以  
勝今若用沮授之言則紹猶  
不至於敗文勢紹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眾  
至此又作一曲  
因令守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斬監者別換  
人監押沮授袁紹一誤再誤天授出掩淚歎曰我軍亡在  
旦夕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沮授作反焰後人有詩歎

逆耳忠言反見仇

獨夫袁紹少機謀

烏巢糧盡根基拔

猶欲區區守冀州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  
操使人應曰蔣奇奉命往烏巢獲糧此是假蔣奇袁軍見  
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惑凡過數處皆詐稱蔣奇之兵並無  
阻礙畧得好及到烏巢四更已盡前云黃昏進發此云四更  
已盡時候一些不亂細甚  
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眾將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  
方與眾將飲了酒醉臥帳中紹醉卧瓊亦醉聞鼓譟之聲  
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言未已早被撓鈎拖翻醉漢  
倒了眭元  
進趙儼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  
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  
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有進無退  
真善用兵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

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烟迷太空畦趙二將驅兵來救操

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

前後兩番燒糧前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割去其耳鼻手

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想已醒矣却說袁紹在帳

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不信星光知是烏巢有失急出

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此時何不放沮授知後日必

殺田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

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空虛可縱兵先擊曹操之

寨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非不佳惜

料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以妨不虞言正

與道之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

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營紹乃

遣張郃高覽引軍五千往官渡擊曹營遣蔣奇領兵一萬

往救烏巢使真蔣奇去敵假蔣奇若此時并力盡去救

誤而又且說曹操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

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

軍問之稱是烏巢敗軍奔回前是假蔣奇去賺真淳于此

奇遂不疑驅馬逕過張遼許褚忽至大罵蔣奇休走奇措

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

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

巢只添兵往官渡既以假淳于賺真蔣奇又以假說張郃

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奮

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敗

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卧因此不能抵敵紹怒立斬

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曰二人

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審配之書是驅謀士以資敵矣郭紹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

歸寨問罪沒注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極驅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為何使者曰不知何

故竟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聽信讒言必為曹

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

此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中投降既得

許攸又得二將非操得之乃紹棄之耳夏侯惇曰張郃二人來降未知虛實

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好遂開營門命二

人入二人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

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

歸漢也純用甘言撫慰遂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高覽

為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慰以甘言又縻以好爵却

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張郃高覽又失了烏巢糧軍

心皇皇許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人

人都為曹家操從之即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以敵

盡謀盡力

三國志 卷六

皆係敵家  
之人可見  
得人失人  
相去遠矣

○應前吾久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

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各得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

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

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也

許攸勸紹襲許昌是實話荀攸勸操襲鄴郡黎陽是虛話

一實一虛各是妙策先亂其心分其勢然後乘其動而

擊之此以少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

勝多之法信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

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辛明分兵五萬

救黎陽連夜起行不出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

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鬪志四散奔走遂大潰

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與前金盔金甲錦袍玉

于袁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

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

袁紹官度之敗與曹操赤壁之敗一樣狼狽之極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

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

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將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

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

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好

可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自安曹操頗學此法却說袁

紹兵敗而奔沮授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為曹軍所獲擒見

曹操素與授相識授見操大呼曰授不降也沮授與許

故人乃攸降而授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尚執迷



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授  
乃於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授至死神色不變。  
有人如此可操歎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殯殮。為  
謂羣空冀北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  
袁紹不

曹操識之。後人有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忠貞推沮君。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至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

曹公欽義烈。特與建孤墳。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

勢弱只因多筭勝。兵強却為寡謀亡。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劉表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董承謀未泄。故詔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為痛快。易曰。孚號有厲。玄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嘆曰。此玄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吾者乃

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  
出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  
也。乃教田豐為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  
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  
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覷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  
覷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固不敢小  
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大做，亦不敢  
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螭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能  
兵矣。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為交，而後與之為讐者也。劉  
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為敵，而後托之為援者也。劉備  
之於呂布，初與之為敵，而後與之為交，既與之為交，  
而又與之為敵者也。劉備之於孫權，初托之為援，而  
後與之為敵，既與之為敵，而終托之為援者也。在徐  
州則先為主而後為客，在西川則先為客而後為主，  
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為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眾人遣眾人，正所以  
留眾人也。亦如舅犯從重耳，歸晉國之時，辭公子別  
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堅，辭之而其  
心愈固。一是患難方深，一是安樂將至，一是以君慰  
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却是一樣方法。  
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尚相



爭尚在後卷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托孫  
權尚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  
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伏一筆此伏筆之法  
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  
幼子已見前卷尚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  
譚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并未經敘  
明而於此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  
正議後嗣忽因二子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  
轉一筆操欲乘勝攻紹忽因秋成在即又因劉備來  
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荆州曹操欲攻  
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  
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敘  
兩番至汝南之襲但敘劉備中計不敘曹操設計前  
隱後現又換一樣筆法袁紹投劍出豐伏劍劉備投  
表劉表接備皆詳敘兩邊至劉備之敗則用實寫襲  
都之死却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  
如此類妙不可言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進運追襲袁紹幅巾單  
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  
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又皆  
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  
聞遠遠有哭聲軍中聞夜哭抵得唐人塞上行數篇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



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件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李華

戰場文是聞鬼哭袁紹此夜是聞人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

不罵袁紹只哭想田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

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不因其言驗而敬信之乃因

自此得次日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

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開之以逢

紀因譖曰來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

吾之料哭是耳聞笑是傳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

必殺之逢紀之辭田豐亦如遂命使者齎

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固有何死之罪也袁紹殺田

豐而後歸田豐有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

與別駕賀喜用法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

而回君必見重矣純用豐笑曰吾今死矣奇獄吏問曰人

皆言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

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實得袁紹喜方今戰敗則羞吾不

望生矣知人必死又知其必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至傳

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

吏皆流淚軍士夜哭是思活田豐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

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此紹

豐非豐不識紹也然豐不怨紹只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

怨自己怨自己真深怨於紹也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失

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北棟梁皆折斷

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

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兵敗之後，忽然勸立後嗣，正為後文伏筆。紹所生三子

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

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

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方知前日因幼子患病，不肯發兵，正是此人。自官渡兵

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

四人商議。原來審配、逢紀二人向輔袁尚，幸郭二人向輔袁譚。

四人各為其主。一家之中，又分二黨。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

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為人性剛好，

殺次子熙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

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袁紹與劉表郭圖曰：三子之中，

譚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下軍威

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下卷事

此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毋容多議。言亦袁紹

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

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

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立嗣之事至此忽時操引得

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士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父老

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

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

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熲善曉天文

于百姓中  
忽然提起

所圖

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

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前卷於百忙中忽敘沮授夜

初重斂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與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

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殷墟之言兆民可望太

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

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時

賤人如雞犬有時貴雞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喜

惡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

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

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武官將出到陣前操曰本

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

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

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眾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

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

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刺斜而走史

渙趕來袁尚拍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

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大

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敘戰處亦操與諸將商議破紹

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

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十面埋伏是韓

信破項羽之計背水為陣是韓信破陳餘伏是韓

之計今抄兩篇舊文字合成一篇新文字操然其計左右

全勝

各分五隊。分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

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

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名為十而却是十一隊

右中三隊。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

褚引兵前進。中軍偽作劫寨之勢。好。袁紹五寨人馬一齊

俱起。五寨十隊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

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

軍何不死戰！」所謂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眾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

當先，力斬十餘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

來，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

隊為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

邊樂進、右邊十禁、殺出。第四隊殺得袁譚屍橫遍野，血流

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

第三隊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

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徑來衝寨。第二隊紹慌上馬，前

奔倉亭。人困馬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忽說曹

幾疑志却一隊不知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右邊曹洪

左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第一隊為第五。○以上隊隊分明

橫筆法亦。紹人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矣！」奮力衝突。

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

痛哭一場，不覺昏倒。眾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此時袁

死又作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

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  
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  
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退  
向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此時立尚之意已決  
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  
作回報紹臥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  
皆回本州眾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  
有機謀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  
取之未晚前與呂布相持以歲荒解兵今與袁紹相持以秋成解兵前止為軍食計今却為民食計此皆  
老人拜迎之亦也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  
辟龔都數萬之眾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

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忽然  
劉玄德關絕妙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

兵往汝南來迎劉備前使劉備上忠當劉備而自當袁紹今使曹洪當袁紹而自當劉備又與其却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

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  
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

南立寨前曹兵分左右十隊今劉兵却分東南西南正南三隊相對成趣曹操兵至玄德  
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

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  
托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

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讀至此為快操大怒教許褚出戰

前袁紹言吾奉衣帶詔討賊

末勇朗誦  
今玄德于  
馬上朗誦  
大為痛快

玄德背後趙雲挺鎗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  
然喊聲大震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  
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  
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不是以少勝多次日又使趙雲搦  
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  
愈疑此正曹操遣兵截襲都襲汝南時忽報龔都運糧至  
被曹軍圍住玄德及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  
背後徑取汝南不敘曹操一邊後兵單敘玄德大驚曰若  
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  
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  
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俱

於報中敘  
下開張兩  
地文章不

虛筆不用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

好拍隊

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  
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  
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  
來得突兀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  
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  
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  
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  
明側首一彪軍衝出讀至此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  
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讀  
此為之一寬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

幸得雲長當伴因此得脫只在劉辟口中一敘首却無數筆墨玄德曰不知

雲長今在何處急問雲長妙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不直說雲

長被圍最得慰人之法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

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

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為首大將乃

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

取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讀至此為劉辟急止

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讀至此為言訖便來與高覽交

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先寫劉辟之死玄德

正慌方欲自戰讀至此又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

視之乃趙雲也讀至此又玄

德大喜雲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

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郃被郃兵守住山

隘路窄不得出讀至此又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

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古住山險下

寨讀至此又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急尋張飛又妙原來張飛去

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

趕去却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踪而去殺退

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敘得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

玄德發急就行此道

張飛龔都一節為正文敘則雜作旁敘又不速今用使覓二字話出此又字之最巧也

曹操老人

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

在面前獻酒是畏勢玄德老人獻酒是憐取時之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錐誠恐有悞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數語正所以留人遣眾人如衆人一列國從重耳歸國辭公子別公要公子

是玄德奉獻羊酒前老人獻酒於曹操是畏其勝今土人獻酒於玄德是憐其敗勝時之酒易得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曠其志玄德此時不滅高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此處突劉表聞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然接入出境而迎主公不用備自往却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

戰國時口  
妙妙可  
見人只是  
好奉承

往荆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為漢室之胃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此句只是虛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唯明公命之乾亦善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為幸甚蔡瑁音妹諧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先言劉備不可納次言曹操不可



言甚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為國非

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

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耶

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慙恨

而出便伏後文謀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

出郭二十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

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分撥院

宅居住表之迎備與紹之迎備相同然備之依紹止是却

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

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荆襄儻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

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

破袁紹後取荆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前放下袁紹轉

又放下二劉仍轉入據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

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與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

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扎且

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

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

以養軍民之力前諫戰者田豐沮授也勸戰者郭正議間

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

壕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

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見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

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

操正是

纔向汝南鳴戰鼓

又從冀北動征聲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君子觀於袁氏之亂而信古來圖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者也。桃園兄弟以異姓而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操之開魏則有寧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與術既相左於前。譚與尚復相爭於後。各自爭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

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其惟王修乎。若執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尚爲嗣。若執立長之說則當以袁譚爲嗣。然使譚而能爲泰伯則尚可受之。譚而不能爲泰伯則尚不宜受之矣。使尚而能爲叔齊則譚可取之。尚而不能爲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語爲金玉之論云。

甚矣朋黨之爲禍烈也。以袁氏觀之初則衆謀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授爲一黨。審配

郭圖爲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譚尚而分爲二黨於是逢紀黨審配辛評又黨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弟背其兄而黨其讐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黨可也

曹操決漳河以滄冀州與決泗水以滄下邳前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奇用水於北境爲奇滄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士不奇滄冀州之策卽出於袁氏之舊臣爲奇且下邳之滄止一水耳若滄冀州則先遏一水通一水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報濮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滄冀州則先有劫韓猛燒烏巢之火於

前而乃有通自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兼用其兩矣侯成以獻酒被責而降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決水之後而不死一降於決水之前而隨死則大異魏續爲友人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爲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同也而呂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尚在城外而未擒則又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絕妙文章

觀烏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觀審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關紀之死一冀州耳韓忽變而爲袁袁忽變而爲曹其始也覆失之續爭之而紹取之其既



也。譚失之尚爭之，而操取之興亡，彈指得喪，轉盼奪人者，曾幾何時，而為人所奪，讀書至此，為之二嘆。陳琳之檄罵曹嵩，又罵曹騰，其罵也勝似殺矣。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讐，陳琳罵操之祖父，勝於殺操之祖父，而操不報讐，何也？曰：琳為袁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為主，而琳為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張闓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為曹操罵紹，而為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為此度外之事，而操獨為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優劣矣。

此卷敘袁曹相攻，各有一層轉變。袁尚始欲攻譚，既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既而合尚，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荊州，後復仍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極。

却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挺鎗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口，昏倒在地。尚之敗，袁紹實縱之，紹之速之也。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紹點頭。袁紹此時即不點頭，審

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

死。孫策死得磊磊落落，後人有詩曰：袁紹死得昏昏悶悶。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

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

羊屠虎皮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

便憐一種傷心處，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

五人盡行殺害。妬性狷，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癡極可笑。乃髡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妬惡如此。妬至

如亦奇矣。如其生，故欲其死；如又如其死，則何不亦從之。

死耶？我為人而人終不能防鬼，不若我亦為鬼而鬼庶可

以防袁尚惡寵妾家屬為害，并收而殺之。惠帝見人斃而

乃大甚。審配逢紀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兵青幽并四

州牧，遣書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

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為

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逢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

遭其禍。袁譚曰：若此當何如？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

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袁尚禮畢，尚

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既僭立譚

不弟譚亦不子尚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

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

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郭圖

謀士欲去尚之左右手也，獨不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

晚畫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如何尚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鬪拈着者便去逢紀拈着尚即命逢紀齎印綬同郭圖赴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尚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從其言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原隰哀矣尚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救如無救袁譚知尚止撥軍

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即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致袁尚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曹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是何言語尚從其言不肯發兵前止少發兵後竟不發兵討愈左矣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譚田豐之報議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袁尚尚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

譚第一次少發兵第二次不發兵第三次尚問軍中誰敢為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亦是兄弟二人尚點兵三萬使為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尚自來大喜遂罷降曹

郭圖審配  
運籌此人  
更有識

袁紹反復  
無常酷肖  
乃父



之議問諸則問樂侮則禦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為犄

角之勢不一日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

出兵與操相持尚屢敗操兵屢勝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

分路攻打袁譚袁熙袁尚高幹皆大敗戰却甚省筆棄黎

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

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四路合二路操兵連日攻打不下郭嘉

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急

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後來遺計定遠不如舉兵南向荆

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

而定也正攻冀州忽作操善其言命賈詡為太守守黎陽

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向荆州進兵譚尚聽知曹軍

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

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

實不甘不出郭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

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別駕王修自

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

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

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

勿聽也數語抵得一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

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行必遭奸計不

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掛上馬引兵五萬出城未有

萬人赴席者為之袁譚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掛上

桃園弟兄固無論矣他如核之汝不如我我不汝之兄操之開魏則有可無洪不可無公之而是以皆以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與術既相左于前譚與尚相左于後豈能相濟哉

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劈空造案凡兄弟相爭者往往如此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一人親自交鋒豈復成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兄弟耶定兄何其猛譚

平原今洛南府平原縣

引敗軍奔平原尚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壁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壁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壁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壁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還

其軍實以拒操操軍至還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

據冀北以圖進兵也袁尚且不能勝乃欲勝既破袁尚

譚從其言始議降曹既而合尚今復從降問曰何人可為

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又是兄弟字佐治見為平原令

此人乃能言之士可令為使譚即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

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時

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未及

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

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

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大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

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

兄弟相爭而欲遺兄弟和睦之人郭圖出語豈不可羞幸評欣然領命亦更可鄙



看山所長  
晉近于理

三國志

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  
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料劉表袁  
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  
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  
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荀  
欲先滅尚而後滅譚後來却先滅譚而後滅尚變操大喜  
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袁尚之兵果  
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  
氏連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為  
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問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  
乃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尚不還救則失

巢穴若還救則譚雖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憊之眾如  
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  
和民順未可搖動况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

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其言全不為袁譚竟足為曹操辛  
復相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

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正攻荊州  
又忽作一

所思却說袁尚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命呂曠呂

翔斷後袁譚見尚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  
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

二人截住袁譚譚勒馬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

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二將聞言乃下馬降譚譚

三國志

卷六

四三

洪水出懷慶府濟原縣白溝河名在保定府新城縣

已封列侯何愛將軍的印况譚原語二將降曹丞相

上黨今潞州一縣邯鄲牛廣平府邯鄲縣邯鄲音寒軍顛音

曰忽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操軍至引

二將見操大喜以女許譚為妻即令呂曠呂翔為媒入

袁譚此時失却一弟得却一妻肯却一譚請操攻取冀州

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

以通糧道然後進兵運糧用水後來攻城亦用水過淇水入白溝先為決漳河伏線令譚

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為列侯隨軍聽

用郭圖謂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賞呂

曠呂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終為我禍主

公可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

了袁尚可乘便圖之孰知二呂之不復為袁氏用乎譚依言遂刻將軍印

二顆暗送二呂二印只二呂受訖徑將印來稟曹操曹操

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待我破袁尚之後就

中取事耳汝等且權受之我自為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

譚之心曹操許女之意既非真且說袁尚與審配商

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

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授之子沮

鵠守邯鄲遠為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

譚然後破曹不急攻讐而先袁尚大喜留審配與陳琳守

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

尚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

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

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不用震為雷操笑曰吾已料定矣

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  
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  
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敘許褚  
戰功為

後殺許  
攸伏線餘眾奔潰操盡招降之完却即勒兵取邯鄲沮鵠

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

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

馬掩殺眾皆奔散先却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

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前

渡之戰袁紹用土山地道今冀州之攻曹操亦用  
土山地道孰知良為山坤為地總不如坎為水也審配設

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悞巡警淳于  
瑗以

酒失事今馬禮又以酒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

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

命馮禮引三百壯士夤夜掘地道迫而入却說審配白馮禮

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專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

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

兵連石擊突門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

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袁紹掘地道曹操當之以壘  
曹操掘地道袁兵拒之以門

前後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趙曹  
遙映

操已被尹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將馬延

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滏水口

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

張顗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吾

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舉

火為號袁尚之火不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

撥已定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

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滏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

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

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

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為號配教城中堆

草放火以通音信屢用火字引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

殘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為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

攻之於水而先死於兵矣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起白旗

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

降後必有兵出也又早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

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

老携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

紅旗一招白旗紅旗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

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

操盔險透其頂前在下邳城下射中麾蓋今在冀州城下

似眾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眾將來攻尚寨尚自迎

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

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不知曹操已使

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

教法甚省筆即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截斷袁

中山今屬  
冀定府定  
州

尚糧道譚尚相攻是以袁攻袁孫即川袁氏尚情知西山  
守不住夜走濫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  
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極只得  
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却連夜使張遼  
徐晃去劫寨操於譚之降則納之於尚之尚盡棄印綬節  
鉞衣甲縮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  
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前下邳之滄其計出于曹操之謀  
氏之密許攸是士郭嘉今漳河之決其計出于袁  
亦以袁攻袁也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壕塹週圍四  
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却掘得甚淺妙配  
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壕深可灌如此之淺  
有何用哉遂不為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

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操之掘塹

詭謂可喜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毘在城外用鎗挑袁尚印

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毘家屬老小八十

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毘號哭不已審配之姪

審榮素與辛毘相厚見辛毘家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

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審配前收捕許攸子姪今

自禁其姪可發一嘆軍士拾獻辛毘毘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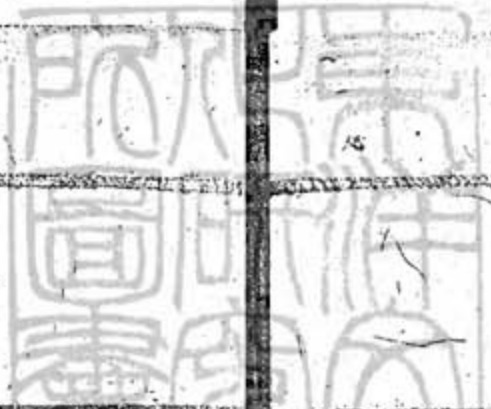
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少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

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前滄下邳有獻門之宋憲魏續今

相辛毘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

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

審榮不是  
全為朋友  
只是見執  
不喪耳



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毘毘咬牙切齒以鞭鞭配首  
曰賊殺才審榮死矣配大罵辛毘賊徒引曹操破我冀州  
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  
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不終乃  
至於此袁氏兄弟相左審氏叔姪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  
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與張遼答濮陽之火語氣相似操曰卿忠  
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毘哭  
拜於地曰家屬八百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  
雪此恨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讒諂  
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縛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  
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審正南緣何正北而

後人有詩嘆曰

河北多名士

誰如審正南

命因昏主喪

心與古人參

忠直言無隱

廉能志不貪

臨亡猶北面

降者盡羞慚

葬於城北其魂亦安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眾將請曹操入城操  
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  
之曰汝前為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陳琳作檄事已隔數卷至此忽然一提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以箭  
以弦比袁紹箭非自發乃弦發之也操左右勸操殺之操  
若能為琳之弦琳亦願為操之箭矣左右勸陳宮救陳琳極  
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以赦張遼與滄下邳一篇文字

遙遙相對。曹操頭風虧得陳琳醫治此時不殺只算謝醫却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

時年十八歲不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員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不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百作中忽入曹丕一小傳早爲後文曹丕稱帝伏時操破冀州不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徑投袁紹家下馬提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不叱退提劍入後坐見兩箇婦人相抱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夢 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袁尚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始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爲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誦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麀之恥。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取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婿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婦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

而再嫁母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婿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婿，婿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不爲繼兒乎。紹妻毀旣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爲紹妻者，妬及於旣死之夫，爲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婿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閒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尚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

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臣之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顛頡焚信負鸞之家，而重耳殺顛頡以徇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以是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熱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



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為良言也  
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  
呂布矣讐敵相等猶可暫時和解况兄弟耶而二袁  
不能聽悲夫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  
姓敲木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  
令勿為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  
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  
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  
墓然則其哭也為真慈悲乎為假慈悲乎奸雄之奸  
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  
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  
回兵向南而譚與尚遂相鬪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  
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與譚則兩滅之於熙尚與  
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  
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也此則微有不同  
者爾

却說曹不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為  
氏立皇后伏筆。曹操有黃星之應曹不遂按劍而問曰  
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不曰此  
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

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不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

包着一篇洛神賦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

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

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

不得我安得入此門驕甚操大笑眾將聞言俱懷不平

為後許褚殺許攸張本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

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

妾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箒如婦此時操教喚出甄氏

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木謂袁譚

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欲娶曹氏之女操既定冀州親往

甄氏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身段顧謂眾官曰昔日吾

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

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

沙漠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

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虎牢關以前之語此言如昨

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歎息操以金帛

糧米賜紹妻劉氏劉氏受賜不羞愧否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

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奸難取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

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

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平生萬死身冒血戰奪

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

阿瞞笑中已有刀矣

魏其子傳其婦亦奸

對粗人說大話更速其禍

褚之殺彼  
不正其罪  
焉知非操  
使之殺彼  
乎

大怒拔劍殺彼彼之當死不在此時提頭來見曹操說許

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

故殺之奸雄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都是奸雄欺人處乃令人遍

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

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即召琰為

本州別駕從事此奸雄心處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

十萬眾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

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

校計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誇其眾多

賢士之名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

探冀州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

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

熙譚盡收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

馳書絕其婚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自統

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

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

弟不久必為操擒救之無益況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

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

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之正叙譚操相攻忽夾叙備表共議文勢至

此又作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

之讎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

女不妻  
熙妻却取  
作婦

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先

其降曹後  
勸其陸尚

又與袁尙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

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

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先言陸譚之利後  
言及譚之害○本

為袁譚求救而書并致袁尙書  
見善和事人不止勸一邊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

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

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

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

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則放之而若使軍士獲之則  
殺人者軍士也非我也好雄

之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

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

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照應前  
文應甚反說我有異心

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

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

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仍與袁尙  
相和求救於袁尙耶操曰袁譚

小子反復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

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

氏豈可背之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  
辛評不與弟合是為公操知其不可留乃遣

三國志 卷六 六

後恭明大  
約仁處是  
其假暴處是

南皮即先  
免其糧後  
今河間南  
皮縣  
今獻水地  
船口免其

回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  
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

辛評之死勝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  
辛毗之生

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不惜百姓者譚從其言當  
能保土地乎

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

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

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棄馬上

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

無數此時北方自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  
姓大是當災

竟被曹洪殺於陣中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  
兄弟而袁氏無兄弟耶曹洪殺袁

譚是叔翁殺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

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陷郭圖驛民為操引兵入南皮安

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

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

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

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

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王修哭袁  
譚之首極

似樂而哭因諫袁譚被逐前應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  
彭越之頭

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

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

屍受戮無恨語從血性中流出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

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則吾安敢正眼覷此地

哉連前沮授審配辛評等總贊一句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為上賓以為司

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

不答修好王操曰忠臣也必知君臣之分問郭嘉嘉曰可

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

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數

皆袁氏舊將與王修反照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

幹前止策應尙此且說袁尙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

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

聚幽州眾官軟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

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

軟血循至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

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

而降曹吾不為也韓珩自眾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與大事

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

便推珩而出烏桓不殺韓珩亦奇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

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揮馬來報樂進李典

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敘事甚省操自勒兵

前往三將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其議破幹之計

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

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叙韓珩不降接叙二呂曠等引

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

曹曹操為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

壺關在山西路州城東南

遼西漢郡名故城在永平府

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  
 謂幹曰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  
 先幹喜從其言二呂舍向而降譚又舍譚而降操今復舍  
 乃信而不疑宜其敗也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  
 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申計急回壺關城樂  
 進李典已奪了關敘事又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  
 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  
 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  
 萬乞救援詞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讎  
 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  
 康不敢納二袁此先有左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

王上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送後有公孫康送

有王琰送高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先取青州次取冀

又定并州四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

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儻劉備劉表乘

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此

三袁投烏桓不足慮而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

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

之必可破也先說烏桓可擊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

猶存不可不除次說烏桓不可不擊劉表坐談之客耳先言劉表自

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  
 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次言劉備慮而不足慮操曰奉孝之言

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  
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四句抵當一操有回軍之心  
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重中操泣曰因我欲  
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  
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  
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  
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  
病人能作如此壯健語母怪介之壯健人反奄奄如作病中語也  
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  
求鄉道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  
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  
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

盧龍古寨  
名即今永  
平府盧龍  
縣白檀在  
順天府密  
雲縣

近柳城掩其不備地勢如操從其言  
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道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

柳城遼縣  
各故城在  
永平成城

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

西晉墨地  
敦人  
白狼山在  
幽州東北

尚會合昌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  
高望之見昌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曹謂張遼曰敵兵不

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

山奮力急攻昌頓大亂遼拍馬斬昌頓於馬下餘眾皆降

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

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

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

受侯爵田疇為操設謀雖不及王修之不若操義之乃拜



噶為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  
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為食驚池三四  
十丈方得水回想決漳河通白溝之時何水之多而今何  
趣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眾將曰孤前者乘危  
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  
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與袁紹之殺田操到易  
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  
死乃天喪吾也回顧眾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  
最少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哭方  
郭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  
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

說真情又  
慰眾心甚  
妙

先微露一句操折書視之點點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此  
却不说妙

明妙甚次日夏侯惇引眾人言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

賓服此處諸將曰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為後患不如

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

數日之後公孫康曰送二袁之首至矣奇語疑諸將皆不

肯信不獨當時諸將不肯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

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

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

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

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

相圖不如嫌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言

亦大是然使公孫康此時即聽其言又不足為奇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

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郭嘉遺計之奇恭曰可使人探聽

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郭嘉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

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

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止也公孫康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

不即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

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郭嘉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見床榻上無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頓首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

之有寫得尖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

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

見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

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

至即便回兵更不說明緣故正不知眾皆暗笑忽報遼東公

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

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

左將軍眾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

以示之一路隱隱躍躍至此方書畧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

忘不可下若發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遺書在衆人眼中看出妙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勳此處又補郭嘉行狀後人有詩讚

曰

天生郭奉孝 豪氣冠羣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樑棟頌

死了葬事不漏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與君所言正合吾意早為後文勳是夜宿於

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觀天文叔叙地下金丁先叙時

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又為後文

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

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

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 金寶旋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

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卽以此名其臺未可知也然則臺亦是女非有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之與喬則有辨矣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却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虎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叙曹丕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叙劉禪生時之祥皆公後日稱帝張本也然叙曹丕於入冀州之時是追叙已往此叙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叙目前又是一樣筆法

袁紹婚後妻劉表亦婚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兩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雖胄美三公名高入後亦何益哉然劉表亦不過於袁紹者紹以逢紀之譖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譖而殺立德且竟聲望中人猶較勝於閭閻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勸表襲許都至操擊烏丸之

時備乃勸表襲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也  
近近則不可襲從烏丸回救許都也遠遠則可襲勢  
不同也且有不救袁譚以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  
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兔  
真兵家之妙算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歎  
哉

蔡夫人從屏風後竊聽大是怕人玄德襄陽赴會幾  
乎喪命皆此一聽所致不獨景升害怕玄德亦當害  
怕不獨立德害怕即讀者至此亦爲之寒心咋舌也  
今日懼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叙話着切  
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後竊聽之人不是要

處

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婆者也愛極生  
怕怕則不敢愛則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於是  
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  
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  
復爲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

光武過滹沱之馬安行水上昭烈過檀溪之馬幾陷  
水中李世民過澗之馬却有三跳劉立德過溪之馬  
只是一躍金太祖混同江之馬按轡而行劉先主檀  
溪之馬超越而過宋高宗渡江之馬死馬當活馬騎  
漢昭烈過溪之馬劣馬作神馬用讀書至此真千古

奇觀

范增欲殺沛公而項羽不忍蔡瑁欲殺立德而劉表不忍然鴻門之宴項羽在故范增不能為政襄陽之宴劉表不在則蔡瑁為政由此言之襄陽一會其更險於鴻門哉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後曹丕欲學舜之禪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大兵之後又典大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邊一座名為金鳳又生山玉龍金鳳以觀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

乃為壯觀此所云二橋乃操曰君兒所言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為後大宴銅雀臺及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為後七步曹操平日最愛之前文叙袁

後文叙劉表愛少子此又叙曹於是留曹植與曹不在鄰

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

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為貞侯養其子奕於

府中以上了却北方事復聚眾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

彧曰大軍北方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

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帶說孫權早操從之遂分兵屯田

以候調用却說立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

卷六

六十八

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  
表驚曰二賊又反為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  
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即行  
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  
出馬在旗門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  
必千里馬也曹操喜得死雀言未畢趙雲挺鎗而出逕衝  
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落馬下隨手  
扯住轡頭牽馬回陣子龍陳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  
一聲挺矛直出將陳孫刺死眾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  
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此段專為得馬而叙為檀溪張本  
備用于龍翼德不用騎赤兔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

蔡瑁為表  
諫則忠

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  
不時來寇張魯孫權皆足為慮但慮南越張魯孫權而獨  
知遠矣玄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飛巡南越之境雲  
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  
玄德所慮只在曹操耳表喜欲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不告  
而告其姊其姊之為姊可知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荆  
州久必為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夜對妙語我聞荆州  
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之今容其在居城中無益不  
如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  
心呼夫曰汝夫表沉吟不答此時不即遣玄德又作一頓  
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知是張武之馬表

稱頌不已。立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立德讚馬趙雲奏趣

又奏趣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立德所

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蒯良之死只在最善相馬，越亦頗

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為的盧。騎則妨主，張

武為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若云亡張武者是，的盧則

不任表聽其言，次日請立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馬，深

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儆當送還。立德起謝，

表又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

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札，何如？」數語已在

立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從荆

州移屯新野，與前從徐州方出城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

「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立德視之，乃荆州幕賓伊籍，字機伯。

山陽人也。立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異度對劉荆州

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蒯越

良之相馬以告劉表，伊籍又述蒯越之相立德曰：「深感先

生見愛，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劉表懼妨立德

見兩人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立德往來。為後伊籍兩番

立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

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雀從地出，鶴

開間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應後劉禪稱帝，臨分曉時

異香滿屋，甘夫人宵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

斗。前見黃星此夢北斗又開開映射此時曹操正統

中忽心爽叙阿斗降生事却又並非開筆

听了老嫂  
話多親兄  
離何况遠  
族數語已  
在前沉吟

高人之見





北征玄德乃往荆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  
空虛若以荆襄之眾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讀前卷曹操

時深惟劉備在荆州何便睡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豈可  
着今觀此處方知英雄謀略

別圖郭嘉所料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

忽然長嘆玄德曰兄長何故發嘆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

言此時不即說出緣故是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

後劉表乃垂頭不語寫盡悍婦防察之嚴聞夫畏忌之狀

妙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

玄德甚嘆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

荆州相會玄德隨便而往劉表接着叙禮畢請入後堂飲

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

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九州

此一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

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往者不可諫表曰吾弟之言甚當

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潸然下淚前止長嘆此寫下玄德問

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

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

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事後妻蔡

氏所生少子琰頗聰明此在劉表口吾欲廢長立幼恐礙

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

此委決不下前不說明此方說出文勢紆徐有致既愛

以主意無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

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自是表默然原來

蔡夫人素疑立德凡遇立德與表叙論必來竊聽前既先

人出立屏後此處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立德此言心甚恨

之後文孔明不對劉琦之問直至登樓去立德自知語失

遂起身如廁因見已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潛然流淚劉表

是兒女態玄德少頃復入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

德長嘆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髀裏肉

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劉表為家

德為天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

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青梅煮酒事已屬數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

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着酒興夫口答曰備

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前于曹操面前假

劉表面前却露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托醉而起歸

館舍安歇前寫立德默然後寫劉表默然後前寫劉表長嘆

前云立德自知失語起身如廁後又云立德自知先

有詩讚立德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 天下英雄獨使君

髀肉復生猶感嘆 爭教寰宇不三分

却說劉表聞立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足別了立德退入

內宅蔡夫人曰適間我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觀人

口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後患屏後所聞

真丈夫語 能使丈夫 墮淚

失言矣

立在屏風 後所語豈 是好婦人

他後語婦人從得表不答但搖頭而已劉表蔡氏乃密

石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

公讀至此為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蔡瑁不奉

便欲點軍殺之玄德想見蔡瑁之却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

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

也來得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來報此伊籍第

一番救玄德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速

起身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

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

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

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想逕入見表曰劉備有

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玄德諷劉表是不辭而去矣何真話蔡瑁陷

德是一表不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徒守困 空對舊山川 龍豈池中物 乘雷欲

上天龍躍池中正應馬躍溪中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

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不曾見他作詩此必外人離間

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志而

忽而猛省忽而拔劍忽而棄劍如蔡瑁請曰軍士已點

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既識破

即說明乃作此胡蘆提言假詩不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蔡

主人商議即日大會眾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

孫乾有試  
雲長有後  
張飛有氣  
子龍有明

自近年豐熟，合聚眾官於襄陽，以示撫勸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請玄德赴會，不用蔡瑁。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眾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匆匆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忽請赴會，不可輕往。一箇說：玄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歸時不說，至雲長曰：不該去。兄自疑心語，失劉荆州並無贖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荆州反生疑矣。一箇說：不該去。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不如休。

去。又一箇說：趙雲曰：某願馬步軍二百人同往，可保主公。

無事。一箇願：玄德曰：如此甚好。遂與趙雲即日同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寫蔡瑁隨後劉琦劉琮二子

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

掛劍，行坐不離左右。寫趙雲劉琦告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守牧之官。玄德曰：吾

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

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

人留於此，後必為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

曰：吾已密領劉荆州言語在此。蔡瑁欲劉表既用假命，越

詩欺騙趙雲又傳假命越

三

三

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  
 和引軍守把。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  
 把。二蔡伏兵。只在蔡瑁只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  
 隔。雖數萬之眾。不易過也。先說得如此之險。方越曰。吾見  
 趙雲行坐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  
 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于外廳。以待武  
 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與張縯欲謀曹操。先使瑁從  
 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席。立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  
 牽入後園攔繫。此處寫馬寫後園極似開眾官皆至堂中  
 立德上席。二公子而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  
 立於立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趙雲推辭不去。極

與張縯欲謀曹操  
 使人灌醉  
 典章同  
 方洪

趙雲  
 立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待

鐵桶相似。將立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纔

起下手。讀至此。又為立德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立德前

以目視立德。低聲謂曰。請更衣。立德會意。即起如廁。伊籍

把盞畢。疾入後園。接着立德。附耳言曰。蔡瑁設計害君。城

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我

籍等二番救立德。寫  
 得文閃忽。又極  
 立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

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立德

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飛報蔡瑁。瑁即上馬。引五

百軍隨後追趕。前云伏軍五百在却說立德撞出西門行

數里。前有大溪攔住去路。讀至此。又為立德那檀溪闊數

說得光怪  
危險脫逃  
方得力  
文字  
類此  
的虛的虛  
今日妨吾  
危急中尚  
作韻語誰  
謂支德不  
能詩歌

水通湘江其波甚緊相言其險愈見立德到溪邊見不  
可渡勒馬再回後文脫難之奇進望城西塵頭

大起追兵將至立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

時追兵已近急極矣立德着慌縱馬下溪極舉動情勢迫

真行不數步縱前蹄忽陷浸濕衣袍不便寫蹄馬偏有此

立德乃加難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急到沒去處

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立德如從雲霧中起不可事不急

不快急絕險絕之際忽翻出奇絕快絕之事可驚可喜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單

咏躍馬檀也事詩曰

老士花殘春日暮宦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

眼前零落飄紅如系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

襄陽會上土孫飲坐中立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

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烟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逃

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

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相遇

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歎心欲酸

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踪跡空留在世間

立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

君何故逃席而去本是逃死立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

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立德見瑁手將指

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寫蔡瑁尚有餘勢瑁謂左



七日夏何神助也不特蔡瑁方欲收軍回身

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前頻寫趙雲隨身保護讀者

報信者乃伊籍躍溪者乃的盧趙雲竟未及相助今玄德

已去蔡瑁將的鄒而趙雲忽然劈面趕來讀者又疑後文趙

雲必發正是

追來虎將欲誅仇

御書物本

不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所圖

